



點式的拔尖計畫。但以目前體質極端虛弱的國內高等教育，拔尖的同時若無一持續而穩定的打底工程，勢將難以永續發展，唯有拔尖與打底雙軌並行，才能為台灣高等教育奠定較為穩固的基礎，進而建立優勢的競爭力。

二、制度之改善在於進一步鬆綁

彈性制度對大學發展之重要性已逐漸受到政府的重視，因而有所謂公教分離、彈性薪資、大學法人化等議題之提出，唯各項措施要實際落實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以彈性薪資為例，在目前政府補助日益減少、學費難以提昇的情形下，各大學均已面臨無米之炊。實施彈性薪資之時，對傑出表現的教授固然應予提昇待遇，但對其他默默奉獻的教師，由於現有待遇原就偏低，實在沒有再往下調低的空間，因此若無法增加資源，則所謂彈性薪資也就像是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其實鬆綁對提昇私立大學意義更為重大，國內一直存在著國立大學優於私立大學的迷思。私立大學不能辦得比國立大學好，固然與部份辦學者的心態有關，但制度之束縛也是主要原因。其實以資源而言，由於政府對公立大學補助年年減少，而私立大學的學費則維持在國立大學的2~3倍左右，因此每位學生的可用經費（學雜費+政府補助）公私立之間的差距已越來越小，如果私立大學能運用其營運上較多彈性的優勢，辦學者能多點投入，再加上學費的鬆綁，則台灣在不久的將來，並非不可能出現台灣的哈佛、史丹福，或是台灣的早稻田、慶應，屆時一些家庭環境較好家庭的家長就可能優先選擇把子弟送進私立大學，而目前一些教改團體所質疑的有錢人小孩進公立大學、窮人小孩進私立大學之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也就不存在。只要看看國內不少家長可以每年花上數十萬元把小孩送到國外念書，或就讀國內的貴族式各級學校，就可以知道只要制度鬆綁，私立大學的發展空間是存在的，決定的因素則是辦學的品質。在政府資源無法大量投入以全面提昇高教品質之情形下，制度鬆綁並將有限資源做重點支持似乎是較為可行的辦法。

三、國際化之首要在提昇品質

國內大學國際化不足，近來亦成為話題，其中最重要的指標是外國留學生較之鄰近之日本、香港、中國大陸均偏低，近年各校無不努力提昇學生英語能力，鼓勵教師英語授課、改善國際學生宿舍等等，以營造國際化的環境。早在多年前，本人即在一場研討會中，提出應仿效日本中曾根康弘擔任首相時，為了達成日本學術國際化，設立了獎學金，並以2000年達到外國留學生超過10萬人為目標的做法，今年政府終於開始設立「台灣獎學金」，為台灣學術國際化邁出重要的一步。

但是國際化最根本的要素，還是國內大學之品質，如果我們大學的品質不佳，無法受到國際的認同，則獎學金的吸引力終究是有限的。不久前遇見一位國內某大學畢業後到大陸念研究所的學生，我問他：「教育部到目前為止並不承認中國大陸學歷，你到那邊念研究所的考量是什麼？」這位同學的回答是：「我在國內念的學校雖然教育部承認，但似乎無法受到國內許多大企業的肯定和認同，更不用說一些外商企業了。我到對岸念的研究所，雖然我們教育部不承認，但據了解，世界許多地方都承認，我曾聽陳校長說過，現在人才市場已經是全球化的時代了，不是嗎？」這位同學的回答，讓我深深覺得，要國際化，最重要的是提昇我們高等教育的品質，否則我們流失的，恐怕會比流入的更多，即使外籍留學生的數目雖然增加了，卻可能無法吸引到真正優秀的學生。

總之，國內高等教育因為質量嚴重失衡、資源不足、運作缺乏彈性、國際化不足等問題，已面臨相當大的危機，若不痛下猛藥，則不僅大學將失去國際競爭力，整個國家發展亦必然深受影響，為此，政府應儘早提出對策，設法改善。個人認為提出對策至少應考量三個面向：（一）資源的投入，應拔尖與打底雙軌並行。（二）制度之改善在進一步鬆綁，尤其針對私立大學。（三）追求國際化之最根本要素是提昇國內大學品質。 [美]